

2

程小青文集

—— 霍桑探案选 ——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程小青文集 (二)

——霍桑探案选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内 容 提 要

《程小青文集——霍桑探案选》是“扬子江文学总汇”丛书中的一种。

程小青（1893—1976）是我国一位纯正、严肃、有成就的侦探小说家和翻译家。他的代表作《霍桑探案》，塑造了一个才智过人、出生入死、百折不挠的大侦探霍桑的形象，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，曾轰动一时。本书从中精选了构思独特、悬念巧妙、布局致密的若干篇，分集出版。

本集收入《黄浦江中》、《两粒珠》、《白衣怪》、《舞宫魔影》等四部中长篇侦探小说。

程小青文集（二）

——霍桑探案选

程小青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东单新开路77号）

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南京七二一四工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2.5印张 6插页 267千字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江苏第1次印刷

印数：（平）1—22,000册（白板纸本）1—3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55·585

定价：平 装2.40元
白板纸装2.85元

责任编辑：李克因

封面设计：郇 科

编辑说明

为了检阅江苏文学创作成果，展示江苏作家创作风貌，并为江苏文学事业积累资料，作协江苏分会特编纂一套《扬子江文学总汇》。

这套系列性的文学总汇，包括小说、诗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理论研究等各文学门类。

选编的方式，有个人专集（选集、多卷集），有按年代、按文学品种汇编的综合性选集，以及新创作集。

《总汇》将根据每年创作及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而定，不硬性排名次、定先后，个人专集，可一年编一册，也可间隔数年再编一册；按文学门类合编的选集，可一年编一集，也可数年编一集，皆以创作实际成绩为准。

文学创作之河永远长流，载创作实绩之舟的《总汇》，亦将在此长河中鼓棹同进。积十年二十年之力，或可一窥新时期江苏文学发展全貌。此为编委会诸同志共同之心愿。

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
《扬子江文学总汇》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五年八月



作者像



〔左起〕夫人黄含章，女儿程育真，程小青，儿子育德、育刚

目 录

黄浦江中

一、两封勒索信	1
二、江南燕	8
三、上船去	12
四、我们被拘禁了	17
五、霍桑的计划	22
六、血 战	29
七、两节新闻	35
八、一网打尽	39

两粒珠

一、不可思议的符号	47
二、一粒珠	56
三、意外波澜	65
四、两条线路	76
五、一线之光	84
六、霍桑的来客	91
七、故 事	98
八、结 束	110

白衣怪

一、古怪的来客	117
二、半个足印	126
三、白色怪物	134
四、意外的变动	144
五、凶 案	155
六、一个患瘫病的人	165
七、发案的经过	178
八、新的线路	188
九、几个设想	197
十、凶手已查明了	207
十一、拘 捕	216
十二、霍桑的工作	227
十三、伊的供述	236
十四、义务辩护	244
十五、这怪物是谁	254
十六、我的见解	263
十七、出乎意外的发现	271
十八、两种供词	284

舞宫魔影

一、红舞星	303
--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嫉 妒	309
三、密 谈	316
四、波 澜	323
五、危险的经历	331
六、察 勘	339
七、贾三芝的手段	348
八、奇怪景象	358
九、春云乍展	370
十、指认与举证	379

黄浦江中

一 两封勒索信

我常说“侦探”跟“冒险”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，而侦探工作的报酬，也就是因冒险而产生的反应——刺激。这篇《黄浦江中》是一种“入虎穴探虎子”的记录。当时我们所经历的险恶紧张的情势，可算已到了最高度——我几乎丧失了性命！

可是我并不懊悔。此刻我执笔记述，那当时反应的余味，仿佛还在我的脑海中涌现着。

那天早晨十点钟时，忽有一个年约六十左右的老者，到我们寓所里来访霍桑。这老者穿一件黑素绸的棉袍，衣饰很朴素，方形的脸儿，慈祥的眼睛，状貌也很诚恳。他虽没有留须，眉毛却已染上了霜色。那时候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惊慌含悲的神气，教人见了生怜。霍桑很殷勤地招接了他坐下，就问他的来由。那老者先咳呛了一阵，不即回答，但从

他的衣袋中掏出一张照片和一张申报来。他举着颤动的手指，将报纸展开，指一节本埠新闻给我们瞧。

那新闻的标题是：

“再接再厉的小儿失踪案。”

我再瞧下面的记载：

“上星期六，本报将郝奇珍的失踪案披露以后，引起了社会上一般人的注意和恐怖。不料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前日宏源布庄主人俞守诚的公子慧宝，忽也失踪不见。慧宝才交九岁，在大华小学校里读书。那天他从学校中放学出去，在半途失踪，竟没有回家。俞家发觉以后，便报告警署，派侦探们往四处去侦查，也丝毫没有踪影。俞君的年事已高，所生只有这一位公子，现在竟忽失踪，自然觉得非常悲痛。

“俞君是个诚实的商人，并且热心公益，他专力推销国产，去年营业有盈，还曾独力添设国民学校两所。所以他在社会上素来得一般人的信仰。此番他忽遭意外，料想社会上一般人们对他表示同情的一定不少呢。”

读完了新闻，我向那老者瞧瞧，心中不禁生出一种诚挚的同情。我又瞧那张照片，是个穿着童子军制服的俊秀的男孩。

霍桑很恭敬地向老者说道：“我想老丈就是俞守诚先生了。”

老者点点头。

霍桑又道：“这一节新闻，我前天已经瞧见，当时我也很注意。并且因为先生是个诚实商人，我觉得格外同情。”

那老人忙立起来弯了弯腰。“哪里，哪里！兄弟只尽商人本分罢了。”

霍桑伸一伸手，答道：“请坐，不要客气。现在俞先生可是要把这一件事见委吗？”

俞守诚又点点头，悲怆地答道：“是啊，小儿这时候，生死难保，全仗先生的大力，救他一救。”说时他又把手伸进他的棉袍的袋中去。

霍桑道：“今天是十一月二十日。令郎失踪的一天，不是在十六日吗？”

俞守诚道：“正是，那天傍晚时分，小儿从学校回来，半路上忽落贼手。当时我还不知底细，派人往四处去寻觅——”

霍桑忽插口道：“那末，你现在已知道底细了吗？”

俞守诚已从衣袋中摸出一封信来，授给霍桑，应道：“是的。请先生瞧这一封信。”

霍桑将那封信抽了出来。我凑近去念道：

“守诚先生：你接得这信以后，大概可以稍稍安慰些了。你的儿子慧宝，此刻在我们船上，我们加意保护着，你尽管放心。我们闻得你布庄的营业，非常发达，所以特地将你的儿子暂作抵押，要向你告借两万元。你见信以后，应得尽二十四点钟以内，将该款送到杨树浦黄浦江中的五福船上，将他赎回。这是我们的好意，你须明白些。如果你不知利害，三心二意，那就怪不得我们。须知我们都是靠杀人为生的，决不受欺，也决不怕人，你应得知趣才是。”

霍桑一边将信笺摺叠起来，一边又瞧瞧信封，答道：

“唉，这信上写着发信的时刻，是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二时。此刻已是二十日十时，二十四点钟的限期已过。你怎么延迟到此刻才来？”

俞守诚忙道：“这也有一个原因，并非我故意延搁。因为前天傍晚我接到了这一封勒索的通告以后，不觉又喜又惊。有人提议把这信送交警署，让警探们去设法领回。我却觉得太冒险，绝不赞成。我宁可牺牲两万元的代价，万不忍将我的慧儿去作孤注。但我的年纪虽不甚大，却已是一个衰弱的老朽，经不起风浪。若我亲自去赎，深恐反而要误事。我因去见我的胞弟守谨，请他带了钱，往盗船上去走一趟。他当时答应了，约定昨天十九早晨去赎。”老人又连续地咳嗽起来。霍桑起身去倒了一杯热茶给他。

我等他稍停，插言问道：“令弟到底去过没有？”

老人摇摇头，带些愤怒的口气说：“没有！不料守谨听了他老婆的说话，临时忽然毁约，——唉，好一个贤慧的弟媳！好一个有情义的兄弟！——那时真使我惊骇亡魂。因为限时既到，又没有相当的人代表前去，我想到慧儿的性命怎样，真是急得没命！到了昨天晚上，我又接到一封信。现在我一并带在这里，请先生再看一看。”老人说时，带喘带呛地取出信来。

霍桑接过信来，高声念道：“你第一次失约不来，真是太不知好歹了。现在姑且宽限二十四小时。如果你再不识相，那你也不必再来，你等着到黄浦江里去捞你儿子的尸骨好了。”

霍桑读到这里，老人的面色突然灰白，他的手和足都簌簌颤动，呼吸也越发急促了。

他期期然问道：“霍先生，你想我儿子此刻还有命没有？”

霍桑也沉着脸色答道：“这第二次的信，是昨天十九晚上发的，限期还没有过，令郎当然没有危险，你别着慌。你此刻来见我，不是要叫我去做取赎的代表人吗？”

俞守诚连连点头说：“正是，正是，我起先因为并不作捕盗的计划，所以想不到先生，现在我左思右想，再没有可以信托的人，就来恳求先生代表我去做一做取赎的人。我恳求先生权且不必和那一班强徒为难，以免连累小儿。这一点总要请先生发些慈悲，应许我了，我才可以安心。”

霍桑把那信笺摺叠了，在手中拍弄着，低了头答道：“你的意思，既然情愿出两万元的代价，把令郎赎回，我自然也决不会从中坏事。但其中有一个要点，必须先侦查清楚。我闻得令郎还只有九岁，当然不会签字，这两封信，又都没有具名。那末这写通告的人，是不是真情勒索？或是有什么不相干的人，因着报纸上的新闻，从中假冒诈骗？这一着必得弄明白了才好着手。”

我暗想这一节真关紧要，否则不但赎儿的任务，不会有成功的希望，还有两万元的落空，和霍桑劳而无功的危险。

俞守诚解释道：“先生的话不错，但第一次通告来时，就附着一个金锁片；第二次附一件衬衣，都的确是小儿的东西，显见不是假冒。”

霍桑又沉吟了一下，应道：“那末，我姑且去走一遭，但须请我的朋友包朗同去。我们去的时候，我还须装做令弟守谨的模样。”

俞守诚的脸色，仿佛从愁云惨雾中透出了一丝曙光。他

欢喜地说：“多谢先生。先生们如果能够把小儿安然领回，使我父子俩骨肉团聚，我真感激不尽。我一定要重重酬谢的。”

于是彼此又商量了几句，就约定俞守诚回去取钱，我们等到二万元的赎款送到，就要急速动身往盗船上去，以免第二次延期失约，使慧宝有意外的危险。

老人临行时又竭力叮咛地说：“霍先生，你已应许我了。这一次你必须将小儿安然赎回，切不可和他们为难。须知我不敢去请警察们办，就怕这一点。万一小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莫说俞氏的宗祧就此斩绝，就是我这条老命也断断保不住了。”他的语声中充溢着父子的慈爱，附着着又是一阵咳嗽，足够刺激听受的人的同情。

霍桑安慰他说：“老丈，你不必忧急。你的目的，只在安全领回你的公子，这一层我当然尽我的能力，遵命办到。以外的举动，由我负责，你也用不着过问。”

霍桑的所谓以外举动，似乎别有用意，所以我一等俞守诚辞去以后，趁着饭后吸烟时的休息，就要求他解释。

我道：“霍桑，你对于这件事究竟有怎么样的计划？是不是真把两万元送上船去——”

霍桑忽摇头答道：“不，不，这样一注相当大数目的钱，哪里不可以使用？我怎么会去供给那辈匪徒？你真太憨直了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你可是打算从中吞没？”

霍桑的面容却很庄肃，摇头道：“自然不是。……你总知道两万元的事还小，但留着那一班匪徒，任他们扰害社会，还成什么事体？”

“那末，你还想捕拿贼党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们少不得总要网几条大鱼玩玩。”

“这样，事实上必然不免决裂。你保得住不至于连累那被掳的俞慧宝吗？”

霍桑缓缓吐着烟雾，沉吟着说：“我想不会得连累罢。”

我听他的口气有些儿把握不定，又问道：“你用什么方法着手？要借重警察们的助力吗？”

“不是，如果如此，那末，明仗交攻，那真不免要累及俞慧宝了。”

“那末，难道就是我们两个人上船去不成？”

“是啊，我装做俞守谨，你却不能不屈尊一回，改扮我的仆人。”

“就是我们两个人上去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不太危险吗？”

“你怕危险？”

“那当然不怕。不过这件事有关那俞姓父子的性命，我们不能不审慎一些。”

“我们上了船，随机应变，很有可能成功。”

我追问道：“你所说的成功，可是指获得慧宝说的？还是指捕匪徒说的？”

霍桑笑道：“你问得太仔细了，老实说，我设想中的成功，不止一端，却希望一举两得呢。”

这时候我们的谈话忽被电话的铃声所打断。霍桑立起身来，丢了烟尾去接话。

二 江南燕

我一边吸烟，一边推想霍桑的计划。我觉得这太为冒险。我向来认为侦探的任务，冒险本是家常便饭，原没有什么忌惮。不过冒险也得有个合理的准备。虽则霍桑是神智出众的人，不容易教他失败，但贼党的根据地远在黄浦江心的船上，我们两个人上船，万一有失，一时岂不难以脱身？那时我们二人陷落贼手，众寡不敌，这个险冒得岂不是太不值得？

隔了一会，霍桑才把电话挂断，缓缓地踱进办公室来。他的面容非常庄肃，而且浮现着一种严冷的霜气。

我愕异地问道：“霍桑，这电话是谁给你的？”

霍桑就烟罐中抽了一支白金龙，答道：“你总猜不到。”

我忙道：“莫非一案未平，一案又起？”

霍桑摇头说：“不是，那是江南燕打来的。”

我不禁跳起身来，手中的残烟也不知不觉地丢落了。

我道：“那个神通广大的江南燕又出现了吗？他和你说些什么？”

霍桑坐下来烧着了纸烟，答道：“他教我留一些神，不要去干那一件失踪案子。”

我道：“唉，这样说，他和我们正要着手的这一件案子有关系了。”

霍桑点点头。

“他还说些什么别的话？”